

透視郭沫若

(上)

(本文插圖刊第91頁)

●姜穆

落籍四川會祖發跡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五四」以後，知識分子以改革者自居，而這種改革以反傳統最爲顯著，郭沫若在這方面是急先鋒，逃婚，反抗禮教，叫罵孔丘，打倒偶像，不過他却爲建立自己的偶像努力不懈，終於他成爲中共在魯迅死後的作家第一人。郭沫若是公認的一個機會主義者，這與他的家庭背景有密切關係。據郭沫若的自傳，他的家是從福建流徙到四川樂山去的，已經有數百年之久。城外沙灣鎮郭家，到他曾祖父那一代才開始發跡。

這發跡不是郭沫若的曾祖父有過人的才能，而是投機成功，轉變了他家在沙灣鎮的地位。那一次投機，使郭家由仰人鼻息的客籍地位而成爲地方一霸。

他的自傳寫道：

「就在一次有劇烈的春瘟流行的時候，瘟豬販子的族曾祖，他一手承攬了幾百頭的肥豬載了幾船運到大渡河下去販賣。他這當然是很大的一個投機事業，因為這

相當於買空賣空，他並沒有一個錢的資本，瘟豬只是貸來，要變賣了之後再來還債；萬一載到下河去瘟豬通死了，那他也怕只好隨着瘟豬葬在大渡河裏面的魚腹了。」

情形如何呢？似乎郭家應該發達了，他繼續寫道：

「但是，運氣來了！病了瘟豬從那穢氣洶(照抄原文，按應為「薰」)天的豬圈裏解放出來，在大渡河裏面受着新鮮的河風吹盪，溫暖的太陽光的浴沐，一條條(按豬的數位應該是頭，而非條)病了瘟豬，說奇怪一點也不奇怪，都不禁而愈，依然是上好的大肥豬了！」

「就這樣那位族曾祖便發起籍(照抄原文，按應為「跡」)來，這當然並不是甚麼光榮的歷史，但可以說是一個有趣的歷史。我們的曾祖是不是也是這樣發的籍，我雖然不知道，但我想發籍的歷史恐怕

也不算甚麼光榮罷，不然我們的老人們一定要向我們誇講(照抄原文，按應為「獎」)的。」

「在曾祖一代纔發籍起家，但就在曾祖一代也花費了不少。曾祖是一位獨兒，但他的兒女却非常之多。他的前房，我們的前曾祖母，只生了一個叔祖便死了。我們的曾祖母姓邱是續絃的，她便生了三男九女。有這樣多的兒婚女嫁，一代積展(照抄原文，按應為「攢」)起來的家業當然要受很大的影響。這樣的家業分到我們祖父一代來的時候，又只是那賸下的四分之一，這當然是很有限量的。」

郭家的衰敗未久，因爲有曾祖父的餘蔭庇護，到他祖父一代，已介入四川的袍哥社會。那是西南一帶最大的一個幫派。郭沫若的祖父和他的四叔祖，都在樂山的沙灣碼頭上，當起「大哥」來了。郭沫若自述說：

「我們的祖父行二，他是外邊講江湖，和他的兄弟，我們的四叔祖，兩人執

掌沙灣的碼頭，聽說他在世的當時銅雅府三河都是很有名的。他的綽號叫『金臉戴王』，因為他左邊的太陽穴上有一個三角形的金色的痣印。這樣講江湖的人當然是不顧家，而且也不能不輸財仗義，所以在他的一代，家業也就很凋零了。他的兒女也很不少，是四男三女，這也是很費盤纏的一樁累贅。……」就這樣我們父親在年青的時候也吃了不少的辛苦。十三四歲的少年便要當家管事，我父親的實際家的手腕我是很佩服的。他雖然不是甚麼奸商，但是商業的性質，根本上不外是一種榨取，這是無可如何的。他在年青（照抄原文，應為「輕」）的時候甚麼生意都好像做過，釀酒、榨油、賣雅片煙、兌換銀錢、羅納五穀，好像甚麼都來。甚麼都是由他一人一手一脚跑銅河跑府河跑雅河，仗着祖父的光威，他在各處當然也得了不少的方便，所以他的生意總是四處賺錢；但我們父親到後來也偶爾對我們說過，說他很有說不出來的痛苦，便是賺來的錢一手分交給祖父，而那仗義成性的祖父又一手分散給他的弟兄們去了。但我們祖父儘管怎樣發財，不幾年間在我們父親手裏公然又把家業恢復了起來，又能買田買地買房廩買鹽井了。我們父親時常說，假使祖父

不死，我們的家業還要發展到好幾十倍，因為在父親二十二三歲的時候祖父過了世，弟兄之間便說起不少的閑話來，使我們父親灰心，他有十幾二十年把家業完全丟了，沒有過問。」

「家裏雖然成了一個中等地主，但我在有記憶的時候，我記得我們母親還背着小我三歲的兄弟親自洗他的尿布。由我以上的二兄二姐的鞠育，不消說都是我們母親一人一手的工作了。我們是一個大家庭，母親初來的時候，聽說所過的生活完全和女工一樣，洗衣漿裳掃地煮飯是由妯娌三人（那時我們的九叔還小）輪流担任。一手要盤纏，一手還要服務家庭，令人倍感着貧窮人的一生只是在做奴隸。」

光大祖業向外發展

郭洙若生在這樣的家庭裡，他身上流的是他祖父的血液，又是富家子弟，因此地方上交往的童年伴侶，多數是豪強家庭的後代。小時，他即有光大「祖業」向外發展的雄心。他在自傳中，曾非常露骨的把他當時的心理狀態寫了進去。

我們可從他的自傳中，找到他成長後的作爲與思想根源。近代研究者，對大人物性格的形成，認爲與家庭有密切的關係。這一論點，可從郭洙若身上獲得驗證。現在我再引他一段自傳，以便更清晰的看出他性格的形成過程。

「嘉定人一提起我們沙灣，差不多沒有不發生出這個聯想的。事實上嘉定的土匪大多出自銅河——大渡河的俗名，而銅河的土匪頭領如徐大漢子，楊三和尚，徐三和尚，王二狗兒，楊二花臉，都比我大不上六七歲的人，我們在小時候還一同遊戲過的。」楊三和尚最有名，他在十二三歲的時候便成了土匪，有一次我和我的五哥在河邊上放風箏，楊三和尚也走來了。他已經是不敢公開行動的人，他走到我們旁邊來站了一會，但一翻身又滾在旁邊的一個坑裏去了。他說：『差人來了，請費心遮掩着。』我們朝遠方望去，果然看見來了幾個差人，我們立在那坑陷旁邊若無其事的一樣，一點也沒有移動，那差人走近攏來，不注意地又走過去了。」

這楊三和尚又是甚麼樣的人呢？郭洙若有很生動的描寫：

「楊三和尚的出名是在打救徐大漢子的時候。徐大漢子也是我們場上的人，也是一位有名的土匪的頭領。有一次他被官兵捉着了因在籠子裏面抬往嘉定城的途中，楊三和尚領着他手下的弟兄趕去把他劫搶了回來，同時還殺死了一位陳把總。這件事真把鄉裏鬧得天翻地覆了，本來是人

人視為畏途的銅河，更好像完全化為地獄，銅河裏的人都是一些魔鬼一樣。」

土匪不敢動的人物

他的家鄉是這樣一個地獄似的地方，而人人見了銅河人，都同見了鬼。郭沫若不僅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他的父親幾乎是介於幫派與土匪之間，儼然是一方大爺，連土匪都不敢動的人物。

郭家「海」（川語，玩的意思）袍哥「海」到甚麼程度？他父親採辦的「雲土」（鴉片，以雲南出產為最佳），運到離家三十里路遠的千佛山地方被搶劫。出事後的第二天一早打開大門，被搶去的十幾擔雲土原封不動的放在郭家門口。送回來的雲土，還寫了封信說：「得罪了。動手時疑是外來的客商，入手後查出一封信才知道此物的主人。謹將原物歸還原主。」由此可見出郭家在黑道上的勢力，已不止於「大哥級人物」，同西南的土司一樣，儼然是地方政府以外的另一股力量。

郭沫若的外祖父是二甲進士，曾祖父是投機商人或可稱之為冒險家，祖父是袍哥大爺，家鄉是客籍與土著械鬥，又是有名的土匪窩，在郭沫若的眼裏，都有威風的一面。他有相當的才情，按其性向，追求學問或醫術，都可能成為某方面的專家，有相當的成就。可惜他所處的環境，塑造了一種矛盾的性格，致使他不能定於一，安於學術界的寂寞，甚麼都想抓一把，結果最後甚麼都沒有撈着，弄得「文革」期間不獻詩給江青，恐怕老命都保不住。雖然他做了中共文壇祭酒，

但作家的地位却不是官派，即使「派」得一時，也難逃時間的裁判，社會科學院院長也將是過眼雲煙。郭沫若雖然書讀得不錯，終未能勒破名權利鎖。

鄭振鐸曾邀請他加入「文學研究會」，只因名利慾，他拒絕了，原來，他們已經擬議將成立「創造社」。

一批留日的學生如郁達夫、張資平、成仿吾、鄭伯奇、田漢等已經決定要成立「創造社」了。郭沫若參加「文學研究會」問題，中間又出了點誤會，鄭振鐸給田漢邀請郭沫若加入「文學研究會」的信，被田漢壓了數月，既未對郭沫若說，也沒給他看信，等到郭沫若返國再邀請他入會時，他幾乎已經成為「創造社」的領袖。具有相當野心的郭沫若自然更不會加入「文學研究會」了。

郭沫若生下來就是倒生的，受胎時，他的母親夢見被一隻豹子咬住她的虎口，所以他的乳名叫文豹。豹子與倒生也都是叛逆，他把這些寫進自傳裡，多少還有些迷信，對他性格的形成，也有些關係。

郭沫若原是以中進士為目標的，郭家把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一九〇三年清廷廢科舉，如今眼看美夢就要落空了。郭沫若乃於一九〇五年開始接受新式的小學教育。

斷袖之癖遭性騷擾

他進入小學時已經十五歲，當他爬竹竿時生殖器磨擦而有了快感，他已經不自覺的進入青春

期。因他的皮膚白皙，有些女性化傾向，於是鬧起同性戀來了。對於這段感情，他有坦白而又大膽的描述：他在自傳裡說：「他儘量勸我喝酒，我喝吐了，我決意要回學校去，他勸我休息一回再走，引我到一間房間裏面，大約就是他的寢室。他勸我在床上休息，我便和衣睡了下去。他把房門閉了，走到床邊來，出乎意外地把我抱住，要和我親吻，我用力給他一拳，把他打倒在床下。」

這時又在同學間傳出，郭沫若曾和先生（即老師）要好，這種變態心理，在那個時代是非常流行的，即使現在已相當開放，仍然在校園裡流行性騷擾，在那封閉的時代，情形一定更糟。我們讀他的自傳裡，在小學的那段時間，情形已相當嚴重。進入中學以後公然進行「偷營」，他說：

「那時候的那些同學們，不知怎的，大概都是一種變態性慾者，面貌稍微端麗的人，他們都要以一種奇異的眼光看你，他們都好像把你當成女性的一樣……還有一種更下流而且在我當時的同學中非常普遍的怪現象，便是『偷營』一事。這是在夜半更深乘着別人睡熟了要想去襲漬他的一種勾當。這在當時的小學中稍具有面首的，差不多人人自危。」既然人人自危，他也有被人「偷營」可能，以郭沫若的好色，更可能去「偷營」。因此，他在自傳裡坦誠的承認被人懷疑去「偷人」的「營」。

那時代的性變態者不少，如郁達夫、敬隱漁（四川遂寧人原名敬顯達）、王獨清都會有斷袖之癖，所以郭沫若青少年時代同性戀傾向也就不足為奇了。

有人說郭沫若是「相公」，為證明他不是娘娘腔而在嘉定發動打戲院的事，藉此表現一下男子氣概。這種心裡，這種反射也只是為了證明他是個男子漢的方法之一；方法之二是他既是男人。為了書刊市場（書的銷路），對於過去的性經驗寫得非常露骨。

那時中學生流行一種類似同性戀俱樂部的組織，叫「轉轉會」，對於這種會無須用太多的文字去解釋，只從這個會的字面上去想，就可以體會這些會員是幹甚麼事了。

自卑感變成自大狂

據他在自傳中敘述，他與「轉轉會」的會花汪君「要好起來」以後，他說：「我們差不多每天都不能不見面了。」足見他們的狂熱程度。

會面幹甚麼？他做了以下的敘述：

「我在這兒纏繞着真正的初戀了，但是對於男性的初戀。」

「他避人也是因為怕人說閒話的原故。他專一和我要好，他以前的朋友便噴有煩言，有一天晚上他和我在月兒塘的草地上走着……」

「他對我說：『我和你好，他們在說我的閒話，但是，我不怕的，我們一個是

心甘，一個是情願。』」

這段記載已經很够肉麻的，但他們的行為還不止此，他和那位汪少年的情形，他繼續寫道：

「朦朧地睡着了，有人吻着我，把甜蜜的涼汁渡入我的口中，我睜開眼睛一看就是汪君，我真喜出望外了。……」

「說着他又笑融融咬了一口來渡在我的口裏。」

「『啊，我真愛你呀！』我緊緊地把他抱住。」

「他那晚上就和我睡了一夜，第二天清早還是他給了棧房錢我纔出來了的。」

他睡了人家，還由人家付了客棧錢，實在沒有道理，恐怕那位「轉轉會」之花的汪君還得了點其他的好處吧？以郭沫若的少爺身分，斷不會讓扮演了零號的角色以後，還倒貼的讓他付房間錢，那是有悖常理的，因為汪君是他「真正的初戀」啊！

自己「痛快」，不會讓「情人」付費吧！所以我們有理由判斷，汪君應當是位「雙面夏娃」，這是極有可能的事。那麼由那位汪君付房錢也可以理解了。

郭沫若背後人稱郭驢子，一九〇八年他患了一次重傷寒使他成爲弱聽覺者，從此他因生理的缺陷而有自卑感。又因此種自卑而使他自大與狂妄，郭沫若變化無常，多重人格就是這樣來的。

眷戀原是他的五嫂

在嘉定中學時期，郭沫若已經接觸新文學，讀翻譯小說，不過據史劍（馬彬）所著的「郭沫若批判」一書說，他對政治仍一無所知，那時他已是十八歲了。也就是一九〇九年回到沙灣奔伯父之喪時，接觸第一個女人。

那個女人竟是他的五嫂。因為五嫂原是要說給他做媳婦的，沒想到後來竟成爲他的嫂子。

郭沫若與五嫂發生了情感，完全是因爲當初要把五嫂說給他這一點點原因。而那時正值他的青春期，生理上是很容易衝動的，爬竹竿與生殖器磨擦，都會使他發生快感，何況是位少艾的女人呢！

他回到家裡，去探視母親時，在她房裡，見到了新婚不久的五嫂。

這段情感經過郭沫若說是這樣的：

「第二天清早在母親房裏遇見我們的新五嫂。五哥在去年年底回來之後，在今年三月初頭才結婚的，五嫂到我們家裏怕還不上兩個禮拜。」

母親為我指示，說：『這是你的五嫂

我說：『我們從前是見過的。』

五嫂紅着臉給我一揖，我還了一揖。」

據郭沫若說：「五嫂是王畏巖先生的次女，她長我不過一兩個月的光景。王先生的家是在草堂寺附近的，當我在小學校

的時候，每逢休假進城出城都要走他房子面前經過。那王師母是喜歡站在門口閑望的。有時候在她的後邊立着一個髮才覆額的姑娘，只露出半面來偷看外邊，假使一看見有人經過，她便立地躲開的。有時候也可以看見這個同樣的姑娘站在門槽（照抄原文，槽應是「檻」之誤）裏面的側門旁邊，微微把側門移開一個縫穴來向外邊偷看。」王畏巖是他的老師，一個女孩子看一位陌生人，原沒有多大稀奇，但郭沫若却有了很奇怪的聯想。他繼寫道：「這樣的情景在現在是不能看見了。從前女子還沒有解放的時候，一到十一二歲便要纏腳，蓄頭，從此不能出大門一步。要出大門也是坐到水洩不通的轎子裏面，和外邊的世界可以說完全是絕離了的。在這樣的時候外界對於人的誘惑是怎樣的猛烈！所以雖然是百無所有的空街，那大家閨秀們也不能不偷看的苦心，我們可以知道了。」

郭沫若和他的這位五嫂的一段姻緣，經過是這樣的：「那個髮才覆額的姑娘便是我們的五嫂了。在我小學校的第二學期的時候，她家裏遣人到我家裏來談親，要論年齡相當那是只有我，但我在小的時候便已經定了婚，當時五哥的未婚妻剛好死了。我們父親把這種情形回復了王家，五嫂又才同

五哥定了婚的。定婚沒兩禮拜而我的未婚妻又病死了。這件事情我們母親後來常常說起：『一切的事情都是姻緣。假使王家的親事再遲兩個禮拜，叔嫂不就成為了夫婦嗎？』是的，一切都是姻緣。從前女子的命運就是這樣決定的，遲早兩個禮拜，便有終身的境遇的不同。五嫂與五哥的結婚自然不能說是不幸，但就因為有這樣幾微之差而生出幸與不幸的，恐怕是不計其數的罷。」由這層關係，使郭沫若有了非非之想。她原來可能是自己的妻子，如今却成爲叔嫂，可說是造物弄人吧：他的五嫂與五哥的婚姻如何呢？我們再從他的自傳裡去了解：「五哥訂婚的時候是在東洋，他不知道是聽着甚麼人的中傷說王家的出身微賤，王畏巖先生的祖父好像是位裁縫，他便對於這件婚姻大不滿意，從日本寫了無數次的家信回來反對，這或者也怕對於戀愛結婚的一種憧憬的表現罷？在他們尚未成婚之前我們是很擔心的，因為五哥是軍人，他的性情很剛愎。但出乎意外的是他們結婚之後，伉儷之篤真真正正如膠如漆了。」

雖他的五嫂和五哥非常恩愛，郭沫若却仍未忘情五嫂原可能是他的媳婦這段已成過去的事情，他借他四姐的口，說了段因兩人同害了一樣的疾，而又與感情相關的話。

他在「革命春秋」裡，他說：

「在我害腸迭扶司的去年下半年，正在我危篤的時候，王家遣人來報信，說五嫂也患着熱症很危篤。五嫂的熱症我想來也怕是腸迭扶司罷。因為那是一種傳染症，同在嘉定是有同受傳染的可能。我病了，她也病了。我好了，她也好了起來。我們的四姐後來還說過笑話，說：『你兩個幸好不是夫婦，假如你們是夫婦，別人會說你們是害的相思病呢。』但她的不幸也怕就和我的一样，就在害了這一場重病。」

爲什麼？我們且看他繼續說下去：

「她病後沒半年便和五哥結了婚。年底便生了一個姪男，產後僅僅三個月便吐血死了。」

「她的病在我們中國，從前叫作產後癆，又叫百日癆，這不消說是一種急性的肺結核（Tuberculosis Pulmonum）。在從前的人以為在月中行房便要得這種險症，其實這完全是一種迷信。」

「在這兒我有兩個揣測。」

「一個是我們五嫂的肺病是在患了迭扶司後得的，就像我得了中耳炎脊椎炎一樣，她是得了輕微的肺結核症——腸迭扶司患者是有這種併發症的可能。有肺結核的人經不得生產，假使一經生產，不怕就

是輕症也可以立地變成急性的症候，那便有性命的危險。在醫藥進步的國家，有肺結核的孕婦是要用人工墮胎的。我們的產後癆，百日癆，就是因為缺少這種知識犧牲了不少的女子了。

「還有一個是到了我們家裏之後受了傳染。」

「我們的大伯父是多年的肺結核患者，我們的九嫂也是得了產後癆死的，五嫂的居室不幸就是九嫂住過的房間，我們中國人又不曉得消毒，這是十二萬分有受傳染的可能的。」

他和那位五嫂的那段關係究竟如何？衆說紛紜，傳說很多，他後來成爲中共的文化頭子，難免有人以各種方法來醜化「郭院長」。我們從他自己的招供裡，很容易便獲得真相。他在自傳裡，詳細的描述如下：「好像就是那一年的暑假。有一天晚上我和五哥三哥還有幾位兄弟在最外一幢的中堂裏面押詩謎，押到興頭上來了。平常五哥和五嫂差不多是瞬息不離的，那晚他却為詩謎所纏縛着了。我因為要去找幾本舊詩來便一個人走進後堂去，在那第三幢的後堂前五嫂一個人孤另另地坐在那兒，她看見我進來了，遠遠的就呼喚着我：

「『八弟，你們在外邊做甚麼有趣的

玩意兒？』

「『在押詩謎呢，很有趣，五嫂，你不去參加嗎？』」

「『有三哥在那兒，我不好去得。』」

「『三嫂都在那兒呢，你怕甚麼呢？』」

「『你一個人怎麼又跑進來了呢？』」

「『我是進來找詩本子的。』」

「『你們倒很有趣，我一個人在這兒坐得真是有點寂寞。』」

「『我去把五哥叫進來罷，說你有事情叫他。』」

「『不，你不要去叫他，你就讓我一個人在這兒坐坐好了。』」

「她這樣說了，我覺得好像有暫時留着陪伴她的義務一樣，怎麼也不好離開她就一人走去。」

「『怎麼不進母親房間裏去坐呢？』」

「『母親已經睡了。』」

「我走下階沿，走到養着睡蓮的石缸邊上。」

「『哦，子午蓮都開了。』」

「『可不是嗎？我看看月光從壁上移到了天井的當中。』」

「就這樣我把取舊詩本的念頭拋去了，就立在水缸邊上陪着她，想暫時療慰她的寂寞」。

好一個寂寞，一個性饑渴，這「療慰」倒底如何「療」法，只有他們兩個人知道。不過那晚他的五哥、三哥都在家，郭沫若有再大的色膽，恐怕也不會在睡蓮的石缸邊上完成好事。但兩人絕對是郎情妾意，何以見得？我們看他的五嫂是如何挑逗郭沫若的呢？這位成了嫂子的女子，在院子裡彼此沉默了一會，突然笑出聲來。

他罵道：

「『想起了甚麼事情好笑嗎？』我問她。」

「她說：『我想起了你的相片好笑。』」

「『我的相片？』」

「『是的呢，我們家裏有一張小學堂甲班畢業生的相片。』」

「是的，是有那麼一張相片。那時候她的父親王畏巖先生在做縣視學，那相片的當中是有他的，縣長坐在正中，他坐在縣長的左邊，校長坐在右邊。」

「『我有甚麼好笑呢？』」

「『我笑你那矜持的樣子。你人又小，要去站在那最高的一層，你把你的胸口挺着，頸子扛在一邊，想提高你的身子。』」

「她一面說着，一面也做出這樣的姿勢來形容，自己又忍不住的好笑，連我也陪着笑了。」

「『不過，』她又說『那也正是你的

好勝心的表現，你凡事都想出人頭地，你凡事都想不輸給別人，」

這樣的一段看起來平淡無奇，在男女的情感上，却有很大作用的。上面這段談話，如果郭沫若沒有記走樣，往自己臉上貼金；那麼，他的那五位嫂無異告訴郭沫若：「我早已對你的印相深刻。」郭沫若對他五嫂的這段話，他心裡有甚麼反應？他說：「就這樣淡淡的幾句話却和那淡淡的月光一樣在我的心中印着一個不能消滅的痕跡，只要天上一有月光總要令人發出一種追懷的悵惘。」

這種追懷的悵惘，即是日後叔嫂發生不可告人關係的種子已在他心裡萌芽。由他五嫂這段話，我們倒不便厚責郭沫若了。受到已婚女子的引誘，以郭沫若在同性戀中的行為來判斷，上鉤是絕對有其可能的，只是誰的主動，我們無法知道罷了。

筆者作這樣的判斷，不是憑空臆造，而是有相當的根據。

那位五嫂，生產後，肺結核加劇，三個月後去世了。郭沫若回憶他五嫂臨終時還相當想見八弟：

「五嫂死的時候我已經在成都讀書。她在臨終大約是看見我的幻影罷，聽說她向着空中說：『八弟！八弟！你回來了，啊，你回來了！』母親安慰她說：『你在思念你八弟嗎？你八弟在成都讀書不能夠

回來。』但她始終堅持着說：『八弟回來了，回來了，』她邊指出我所在的地方。」

這段回憶，有悖常理。

第一：郭沫若既人在成都，又怎麼知道他五嫂臨終的情況？他為什麼那樣清楚？雖然有他母親聽到他五嫂臨終時的思念，他却沒有說是他母親的轉述。

第二：一個人臨終，大多數是思念他最敬愛的人。他的五嫂既然和五哥形影不離，必然恩愛逾恒，另外，最親近，而又值得敬愛的，自然是她的父母才對。她不想這些人，竟然想起郭沫若（郭行八，故稱八弟），這是逾越了常情常理的。郭沫若之所以敘述這一段，恐怕有甚麼暗示之外，還是如郁達夫寫「沉淪」一樣，爲了市場。從此兩點看來，郭沫若與那位原本可能是他妻子的五嫂，有曖昧關係幾乎是可以確定的事，只差沒有取得口供而已。

這是郭沫若發生關係的第一位女性。

隔着口袋買貓婚姻

一九一一年武昌革命推翻滿清，雲南、貴州、廣東相繼宣布獨立，四川的「保路會」攻城掠地，端方被殺，十月裏四川總督趙爾豐投降，郭沫若並未受到革命的鼓舞。

這年他的母親爲他訂了婚，郭沫若也回到了沙灣老家，次年結婚。這次婚姻他形容是隔着口袋買貓。他在刊於「宇宙風」上的一篇「黑貓」裡，這樣描寫他的婚姻：

「在年假回家之後，蘇溪的張家（按：即郭沫若的岳家，新娘張瓊華）便有消息傳來，希望於一兩個月內便行婚禮。這次我在家中，我的父母是徵求了我的同意的。我一生假如沒有應該要懺悔的事情，或者這要算最重大的一件。我始終詛咒我這項機會主義的心事的誤人。我縱橫是訂了婚的，我自己從不曾掛過獨身主義的招牌

——這種怪事是我從來不曾夢想過的——那早遲免不了的一關是結婚。她不是人品很好，又在讀書嗎？究竟真確不真確，這是很容易實驗的問題，祇要你和她的結婚。她處的是鄉僻的地方，就說讀書當然也祇是一些舊學，所以學問是不能作過奢的希望。但祇要她真的聰明！她如果聰明，于舊學也有些根底，那新的東西很容易學習的。她一和我結了婚，我可以向父母要求，把她帶着同到成都去讀書，我把我所知道的也可以教她。那雖然說不上是愛情的結合，但我們的愛情不是慢慢便可以發生嗎？

是的，這點便是我的機會主義，也怕是一般的中國人的機會主義；中國人的思想，中國人的國民性，簡單一句話，便是機會主義的結晶。但那機會主義的育成，我想這媒妁結婚便應該要負一半以上的責任。……所以機會主義的必然結果便是隨

遇而安得過且過。」

這說法，未必得到所有中國人的同意，二十、三十年代為爭取婚姻自由的作家不少，丁玲、謝冰瑩、盧隱、郁達夫等都是的。可見郭沫若對愛情、婚姻也是抱着機會主義的，但絕對不是中國的國民性，更不是中國人的思想，足見郭沫若從日本回來後，作品還未到達成熟階段？至少這篇東西的邏輯是不够嚴謹的。

這一次結婚，是郭沫若所最失望的，他在洞房花燭之時，就悔恨交加，但機會主義的本質又使他隨遇而安了，他稱第一任太太為猩猩女士，但他和猩猩女士結婚之後，在悔恨懊喪中住了五天便到成都去了。

大哥做了交通部長

這時郭沫若的大哥郭橙塢已做四川軍政府的交通部長，郭沫若到成都以後，即進入他大哥的生活圈裡。在此之前，他只想能像他祖父一樣，「海海」袍哥，做到沙灣或嘉定的大哥就很滿足了。尤其是土匪能把劫去的東西再送回來，已够威風。但政府高官又要比地方土霸拉風得多了。這時他對一個土霸已經沒有太大的興趣，而他的大哥之所以能成爲四川軍政府的交通部長，乃是拜了留學日本之賜。

這對他而言，產生了對官場的憧憬，結束了做個土霸的美夢。這時，他對於時局並沒有太多的認識，但郭沫若非常明白，留洋是通往做大官的一條捷徑。這使他產生了留洋的念頭。但是留洋並不那麼簡單，第一要有錢，第二

要有一定的學識根柢。而這些條件，他都不曾具備，眼看自己毫無希望，尤其是他的中耳炎，使他重聽，更產生了自卑感，因此他非常苦悶。於是他自暴自棄的沉淪了。

頹廢少年力圖振作

在他讀分設中學的時代，他的生活非常頹廢。

他自供說：「說到我自己呢，我是經過了重重的失望的人，我差不多是什麼希望都沒有了，我有一個唯一的希望便是離開四川，然而，連零錢都不能不仰給於父兄的人，你怎麼離開法？我在這時候可以說是最危險的時候。我拚命的喝大麪酒，拚命的打麻將牌，連夜連晚的沉醉，連夜連晚的窮賭；那時的學校是不住堂的，上課也很自由，我有一次連打過三天三夜的麻將牌，打到後來幾乎連坐都坐不穩了。不打牌不喝酒的時候便是看京戲（革命的結果把京戲輸入四川）學做成都所謂『釋神』（不良少年）總是要坐在戲場的第一排，對於自己所捧的三角怪聲叫好。……」他把這些也稱之爲「革命春秋」，難怪在「文化大革命」時，他要說，自己過去所寫的書都應當燒掉，重新學習過了。一位頹廢的少年，後來成爲「革命者」，在許多的英雄人物中，例子不算少，可是絕對沒有人把過去的荒唐行徑稱之爲「革命春秋」的。按「春秋」即歷史，郭沫若這些

荒唐行徑是中共的「革命史」的話，那麼，這一頁歷史不可能給人們甚麼有益的教訓。

不過讀了郭沫若的「革命春秋」，也就明白了中共把李自成捧上天，「太平天國」、「黃巾之亂」皆翻案爲「農民革命」的道理何在。

投奔大哥赴日讀書

「天津軍醫學校」招生了，這可使他離開現在看來狹小而沒有一點希望的地方，那又是郭沫若另一次機會主義的實踐；拿了官發旅費，到天津後並未去學校報到，而去北京投靠已經做到「川邊經略使」尹昌衡的駐京代表的大哥，不幸他大哥去朝鮮旅遊去了。從朝鮮回來，已被袁世凱所軟禁，等於一個空壳子，無法給予郭沫若甚麼幫助。適巧他大哥的一位朋友張次瑜正好要去日本，聽到郭橙塢已從朝鮮回來，行前他到郭府辭行。

就在這次會面中，知道了郭沫若的處境。於是商定送他到日本去留學。這是郭沫若一生中最重要的轉捩點。如他不留學日本，最多他大哥送他進入法政學校，原本他大哥就缺少一位助手，他學了法政正好可以幫忙。

因尹昌衡反袁世凱，郭橙塢自然失勢，生活都成問題，那來的錢送郭沫若東渡呢？

張次瑜是國會議員，袁世凱解散國會時，發了三個月薪餉，郭橙塢要求，他只能支持郭沫若半年費用，半年後要考取官費，否則只好回來。當時兩人決定，郭橙塢只能給他六兩金子，因爲日本的金價較高，拿到日本去變賣，做郭沫若的

學費，不够的要張次瑜代墊。

這張次瑜從他的名字去看，是個謙虛的人，首瑜尚感委屈，那有人甘爲次瑜，對墊付郭沫若在日本不够的費用這件事，倒還爽快，一口應承下來，郭沫若一生的前途，就在這一晚中決定了。

不懂日語也無飯錢

而他往後的一切，都是那位慷慨的張議員所賜，但是在郭沫若的作品裡，除了張議員沒在去朝鮮的火車上給他日本幣鈔買吃食，又沒考慮到郭沫若不懂日文，無法到餐車上叫東西這件事抱怨之外，以後就很少提起張次瑜這位議員。

郭沫若是只記得仇恨，而不記得人家的恩惠的，以後他對安娜的情形便是如此。關於此點，稍待我們在後邊將會提及，這裡按下不表。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廿八日商定後，三十日郭沫若從北京出發。適巧他們的斜對面坐了位日本年輕婦人，兩人眉來眼去，不肖說，郭沫若又以爲那婦人對他有意思了。

不知道張次瑜是有意呢？還是粗心不給郭沫若的日本錢，在火車上他餓了兩天。因爲兩人行李都在車上，必須留一人看守行李，當張次瑜從餐車上回來，叫他去進食時，身上既沒有日本錢，又不曾日本話，即使有錢也無法叫。於是他只好回答說不餓了。這件事，他的大哥也有責任，怎麼一點路上零花的錢都不替郭沫若準備呢？他是到日本留過學的，應當有此經驗。他之所以不給郭沫若路上的零花費用，很可能完全依賴張次

聖文
叢書
民國人物新傳
費雲文 著
定價新臺幣叁佰元

本書係費雲文先生繼戴笠新傳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吳佩孚

新傳、陳獨秀新傳、汪精衛的悲劇、革命奇人張靜江、關麟徵的傳奇、

國士典型陳布雷、陳大慶明達謙謹、當代名將邱清泉、模範軍人胡宗南

、湯恩伯的一生、細說張國燾等篇，內容精采，篇篇可讀。二十五開本

，老五宋字，全書共伍百餘頁，定價新臺幣叁佰元，中外雜誌訂戶八折

優待，祇收二百四十元。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

號聖文書局帳戶，立即寄書。

瑜，當然也可能完全忽略了郭沫若路上的需要。

由自卑心發展出來的自尊心特別強烈，郭懷疑張次瑜是故意整他，因而寧願挨餓，也不向張次瑜伸手。一直餓了兩天一夜。我不相信一位議員對於人餓兩天一夜這件事沒有察覺，所以張次瑜故意整他的成分居多。這一切都看在那日本婦人的眼裡。於是她把從餐車上省下來的一隻蘋果送給郭沫若。這件事使他永生難忘之外，同時也引起他會錯了人家的同情。他在「革命春秋」上寫道：

「蘋果的滋味是很新鮮，但『樂園』說不用已經失掉了。」此所謂樂園，當然是與日本婦人的眉目傳情了。一個人餓得腸子都貼了背脊骨，還對女人生出那樣的幻想，可以看出老郭確是「寧爲花下死；做鬼也風流」的人物。

到日本去時他帶了六兩重的金條塊；半年後考取「第一高等學校」的醫科，三年後升入「九州帝國大學」醫科。雖然醫科畢業了，却因他的中耳炎重聽不能聽診與打診，而放棄了行醫。

(未完待續)